

後漢書

列傳卷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

傳變

蓋勲

臧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

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

字

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

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

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

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竒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

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

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弃涼州并力北邊
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
補猶有所宐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
咸同詗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
當弃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
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弃之涼
州既弃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
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彥曰關西出將關
東出相

說文曰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頻陽王翦漢

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
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
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

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

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

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

聚席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灾也

雖責育

爲卒大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

補衣猶有所宥詎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

極弃之非計

疽癰瘡也

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

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

誠宜令四府九卿

四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

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

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反

外以勸厲

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

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

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
中傷詡後朝歌賊竄李等數千人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
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大守馬稜
稜字伯威
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
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以詡壽之知其無能爲也

壽當作
籌也

朝歌

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

背大行臨黃

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解具安紀也

而青冀之人流

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

斷天下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

盛難與爭鋒兵不戢權願寬假轡策勿令

有所拘閔而已

閔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

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

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采縋縫其裾爲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

有出

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
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
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
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
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

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

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

戒不虞

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

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

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

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

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

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

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

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

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
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
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廣雅曰僦賃也音
子救反僦五致一

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
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

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
辯東三十餘

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
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
裂因鑿去石遂
無汜溺之患也
以人就直雇借傭者於是水

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

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書曰詡始

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

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

數月閒奏大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

人之銜轡

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

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

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

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

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

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

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

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

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
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
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
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
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
震之跡

震爲樊豐
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

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
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伏歐刀以示遠

近

歐刀刑人
之刀也

官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忠獲

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

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

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

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

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堦蒼

太箱序也
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

請

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

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

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

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

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

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